

高原军人·说不的情由

本期撰稿：刘恒武
周唐 马可鑫

这是一组主人公说“不”的文章。

文章中，高原军人说出的每个“不”字，都令人感慨，甚至心酸。

岁月如此静好，只因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。在雪域高原，一群可爱的官兵立身为旗，筑起坚固的屏障。他们“宁让生命透支，不让使命欠账”的担当，彰显了中国军人甘于牺牲奉献的崇高品质。

那一双双被风雪雕刻的手，那一道道印刻在脸上的伤疤，那一行行踏过绝境的足迹……雪域高原赤子情，他们时刻保持战斗状态，将信念刻在云端，书写了感人至深的青春诗篇，仿若盛放的格桑花，那芬芳圣洁幽香、催人奋进。

——编者

版式设计：孙鑫

图片摄影：樵小铎 唐艺

三级军士长王艳峰——

老婆，暂时不要来队

“好久不见你了，我感觉已经忘了你长的什么样子……”这是韩卫卫写给王艳峰的情书里的一句话。

“做梦都想去看他，可王艳峰不让我去。”韩卫卫口中的王艳峰是她的丈夫，他们是98级高中同班同学。从2007年两人领证结婚开始，当教师的韩卫卫希望每年假期都能去一次西藏，但不是每一次都能如愿。

2001年，王艳峰应征入伍到西藏当兵。兵龄18年的他，是西藏军区“十大杰出士官标兵”，曾两次荣立三等功，三次被评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……现在肩膀上扛着三级军士长军衔。

平时只能通过书信交流，妻子来队探亲，面面相觑原本是件很美丽的事情，起初王艳峰是很欢迎和期待的。

“半路上我想过去回家。”2007年7月，韩卫卫第一次去王艳峰所在的部队。她此行的目的是在八一建军节那天和王艳峰领结婚证。

当看到青藏铁路边上那些站岗敬礼的官兵，她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犹豫。“和梦中想象的西藏完全不是一个样子，王艳峰会不会也和他们一样驻扎在荒郊野岭，我是不是也要在这里生活……”

列车缓缓驶进拉萨站，韩卫卫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出出站口，看到王艳峰时心里的落差更大了，眼泪“哗”地一下顺着眼角流了下来，“人没有在家里那般精神，看上去又黑又老，还有些疲惫”。可是她的手还是下意识地拉住了王艳峰的手，跟着他乘上了开往部队的班车。

走进部队，看到王艳峰的战友，听说了他们的故事，韩卫卫面对这群坚守在西藏的军人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，犹豫的心又坚定了起来，“他们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扛起作为一名士兵的职

责，家庭中也能尽好做丈夫的责任”。面对王艳峰，韩卫卫更加认定眼前这个男人，决心这一辈子就跟他过。

“第一天晚上因为头昏没有睡着觉。”高原反应又对韩卫卫进行考验，“你平时上来会不会这样？”她反问王艳峰。王艳峰坦陈：“会，习惯两天就好了。”第二天，被高原反应折磨了一宿的韩卫卫感慨地说：“你们真的不容易，以后我要多来这边照顾你。”

在布达拉宫的见证下，两人领取了印有汉藏两种文字的结婚证，登记日期是7月30日。原来，8月1日那天王艳峰有任务，所以把领证日期提前了两天。

从这天起，韩卫卫开始了想去西藏而不得的日子。“不去心生思念，去了会有高原反应。”韩卫卫说，每次思量过后，她还是决定去西藏。可王艳峰总以“老婆，暂时不要来队，我马上要休假了”拒绝。

“这情书是我的宝贝。”王艳峰说，妻子每次来队探亲，就要承受高海拔气候环境带来的缺氧、高原反应和强烈紫外线照射。因为关心爱护妻子，王艳峰多次拒绝了来队的要求，“想她的时候，我就会再看一遍情书”。

心声

在高原保护我最爱的人

■王艳峰

在西藏当兵18年，我的爱人在内地持家12年，我幸运能娶到一个懂我、理解西藏军人的老婆。她说，你在雪域高原当兵，保护的也就是我。在接下来的军旅时光，我将书写更多的精彩。

上等兵王玉言——

排长，我不方便握手

去年11月，部队从海拔4000多米的驻训地回到营区，人群里的上等兵王玉言并不起眼，他那时19岁，来自四川内江。他和班长2人，提着50多斤重的班用帐篷，飞一般奔向库房，那种轻松的样子，一看就知道他的手上很有劲。

整理完公共物资，王玉言把战术手套上的灰尘拍打干净，换上干净的迷彩服，端着黄脸盆洗衣服去了。

他在战术手套外面套上了一个防水的橡胶手套，打开水龙头往洗衣机里面放水。约15分钟后，那些溅到洗衣机外壳上的水珠结成了冰。王玉言拧停洗衣机，用戴着2双手套的手把冰措掉，开始脱水、清洗……

“你好！老兵。”新排长泽旺达吉正在当兵锻炼，他和王玉言打起了招呼，伸出右手准备和王玉言握手。

王玉言下意识伸出右手后又收了回来，“不好意思！”言毕，他脱去橡胶手套，又取下战术手套放在一边。之后，他往前走了一步，当泽旺达吉再次准备和他握手时，王玉言刚要往上抬的手又慢慢地放了下来。

“不好意思啊，您找我有什么事？”王玉言赶忙说道。

“这同志怎么回事？戴着手套把手伸过来，手套脱了又扭扭捏捏，握个手这么困难。”泽旺达吉心里直嘀咕，“对不起，没事，打扰你了。”向王玉言回话后，泽旺达吉转身就要走。

“排长，我不方便握手。你看嘛，我怕被你捏着了疼，也担心‘过’给你。”看到泽旺达吉可能因自己“不礼貌”生气，王玉言

下士邱荣豪——

妈妈，这会不能视频

周末的早晨，雪域茫茫的天空万里无云，战士们领取到智能手机，用网络架起与远方沟通的桥梁。手机屏幕上显示“已拒绝，聊天结束”。母亲发来视频通话邀请时，邱荣豪却按下了红色的拒绝键……

初冬，雪域高原海拔4700米某地异常寒冷，风吹在脸上像被刀刮一样。天气如川剧“变脸”一般，刚才还是晴空万里、一望无垠，转身的工夫便是风沙漫天、睁不开眼。

邱荣豪去年9月刚选取为下士，专业是瞄射手。他要这样的环境中操瞄实弹，连续进行4天的实弹射击。

为了适应环境，刺激自己的神经尽量减少闭眼时间和次数，提升射击的速度和精度，邱荣豪在上级明确的2个瞄准点基础上，又自设了2个瞄准点，进行反复瞄准校准。

手中的高低机、方向机不停转动，身上的积雪融化成一摊雪水，身上的棉衣冒着一股热气。一个星期的训练，他从刚开始睁一次眼、瞄一次点、揉一次眼，到现在可以做到风沙中瞄一分钟不眨眼。

顶风受冻不间断训练，邱荣豪在复杂条件下下的专业技术运用取得进步，但同时“进步”的，还有他嘴角因干冷、内热引起的水泡和脸上的高原红。

他嘴角的水泡越起越多，破了后长起了红黑色的疤；高原红越来越重，像抹了一层腮红，猛一眼看上去，还以为他是跟谁打了一架。

四级军士长王沈祥——

女儿，今天咱不做饭

“回家给我和女儿做好吃的！”上士王沈祥要休假了，这是前年他从内地调到西藏后第一次休假。妻子闵燕飞知道王沈祥要回来，别提有多高兴！

闵燕飞的高兴可以说是“吃”出来的。王沈祥厨艺精湛，每年休假回家都当仁不让地担任主厨，精心为家人制作美食，每次吃饭成了一家人的幸福时刻。

可这次回到家，当妻子让他给女儿做顿饭时，王沈祥对怀里的女儿说：“女儿，今天咱不做饭。”不论妻子怎么要求，王沈祥要么提议下馆子，要么请母亲“救场”，就是不答应到厨房做饭。

在内地当兵11年，王沈祥随部队征战南北，参与过大大小小几十场演习演训任务，皆“毫发无损”。可入藏不到一年，原本浓密的头发竟当起了“逃兵”，争先恐后离开“驻地”。

眼看镜子前的自己头发越来越少，衣服上“败下阵来”的头发越来越多。有时吃着饭，发现碗里突然多了几根头发。头发掉得快，难保做饭过程中它不“溜”进碗里，戴帽子或者头盔也不保险，饮食卫生得不到保障。那只好不做饭！王沈祥



只好半开玩笑将自己的手伸了出去。

那是一双与19岁这个年龄极不相称、让人看了心会疼的手：五指粗短，红肿的手背上布满深深的皱纹，手上生起冻疮，有的起了一层硬壳，成了黑色，有的裂开渗出了血丝。

“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”看到王玉言的双手，泽旺达吉愣住了，先是脸红了起来，后来眼眶也泛起了红色。他抬起右手，这次不是握手，而是向王玉言敬了个标准的军礼。

家在西藏的泽旺达吉说，西藏提起时光这支笔，将自己的样子画在了西藏军人的脸上，写在了西藏军人的手上。

没有握手的俩人谈笑着说出了很多个“王玉言”。他们入伍的年月虽不一，

但脸上或手上都留有“西藏印记”。

“在西藏当兵是件光荣的事情，我要好好干，争取选取为士官。”谈到动情处，王玉言攥紧了拳头……

心声

战士的手，用来保家卫国

■王玉言

有人用双手建起巍然耸立的高楼大厦，有人用双手绘出惟妙惟肖的艺术作品，有人用双手弹奏出动人心弦的美丽乐章，我用双手保卫祖国的领土，守护人民的幸福，不畏风雨、不怕雪霜。



实弹射击结束，邱荣豪进行瞄准的速度和所操作火炮的打击精度都是驻地最高，被上级评为“训练标兵”。去年11月下旬，结束野外驻训，带着荣誉回营的邱荣豪第一时间想和家人分享心里的喜悦。

细细算来，已有数月没和家人联系。看着父母发来的照片，邱荣豪红了眼眶，“妈，我今天休息，你身体还好吗？最近在忙啥？”松开手指，邱荣豪给母亲发去语音。

这边语音刚发送完毕，母亲那头立刻发来视频通话邀请。邱荣豪愣了一下，“刚从山上回来，按以往经验，嘴角的伤疤一个星期会好完全，想妈心切但不要

让妈心急，等好了就开……”邱荣豪心里琢磨着，拒绝视频后他马上拨通母亲的电话：“妈妈，我们在收拾东西，这会儿不能视频……”

心声

“戴上”这枚荣誉的“勋章”

■邱荣豪

瞄射手被称为火炮的“眼睛”，只有锻造出火眼金睛才能保卫祖国，保卫妈妈。在追求打赢的路上，我将时刻保持冲锋的姿态，脸上的高原红是我们西藏军人特有的“勋章”，“戴上”它我感受到荣誉和自豪。

执笔者说

拿什么奉献给你

■刘恒武

白云奉献给草场，江河奉献给海洋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——西藏高原？

当手中握起钢枪，在世界屋脊为祖国站岗，就意味着时时刻刻都要经受雪域高原恶劣自然环境的考验。雪山作证，那是血肉之躯与高寒缺氧之间的较量。

西藏军区某旅是一支“火力拳头”部队，官兵驻守高原，将自己的呐喊声融进火炮的怒吼中，让情怀绽放在离天最近的地方。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，也许有人为此感动，但是他们早已把这些故事看得平凡。

有一双手，叫做西藏士兵的手。到西藏当兵的一年，是上等兵王玉言“读手”的一年。他的那双手指挥过火炮火力打击，海拔5000多米的风雪雕刻过。“疼吗？”“疼，因为我的手也是肉长的。”“疼吗？”“不疼，因为我的手要时刻准备战斗。”拒绝握手，是因为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的手。

如果不是到西藏，王沈祥对如何防止脱发的研究就不会那么深。多少次感叹“高处不胜寒，头发留不住”的时候，他坚定地走向海拔更高的地方。“少年壮志不言愁，头发掉了，愁绪就抓不住我的‘小辫子’。”热爱西藏的王沈祥笑着脱发。

这是写在脸上的血色浪漫。邱荣豪说，脸上的高原红是西藏给自己的吻，脸上的伤疤是吻得太深留下的痕。他喜欢笑，荡漾起来的皱纹，颜色像是一抹中国红，在蔚蓝天空的映衬下很是美丽。可是一段时间这样的美丽只能“独享”，是不愿意让人看到的。拒绝和母亲视频聊天，邱荣豪说，这是他表达孝顺的一种方式。

家人和朋友对王艳峰说，早点回家，在西藏工作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。面对善意的劝告，王艳峰的回答是：“老一辈西藏军人把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插在喜马拉雅山上，只要组织和部队需要，我会在西藏继续战斗。”他一腔热血，当兵18年的足迹遍及西藏各个地区，“高原上的苦都吃了个遍”。他说，西藏军人可以让江河让道，让雪山低头，他们是祖国西南边陲上的“钢铁长城”。



看到的是面孔
感触的是心灵

长征

第4406期

无大碍，虽然躺在床上吸着氧，但高原反应让他呕吐不止。“王沈祥不再担负实弹射击任务，回营区参加留守工作。”营长果断决定。

“不参加这次实弹射击任务，就等于失去战斗的机会。”王沈祥说，西藏军人战斗在“离天最近的地方”，海拔再高不过使命，身体可以缺氧，精神绝不缺钙，自己不想当“逃兵”。他坚持请求留在演训一线，并私下请教医生和战友克服高原反应的方法，身体调整后又重新回到训练场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王沈祥在高原上的训练成绩越来越好，“找到了在内地的感觉”。可他头上的黑发，也越来越少。

去年，王沈祥参加士官选晋，经过选拔考核成功留队，成为一名四级军士长。电话里，他笑着对妻子说：“以后到部队找我，就到训练场上最‘亮’的地方。”

心声

乐观面对吃苦

■王沈祥

刚进藏那段时间，感觉每天头都是晕的，嘴唇干裂，困乏、疲惫，呼吸困难，但是这些挑战和困难并没有束缚住我前进的脚步。现在我已成为一名合格的西藏军人，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
